

茅盾先生是文学家,还是书法家。他的瘦金体书法,字体隽秀,骨骼清雅,字里行间飘逸出洒脱恣意的文人风。我素来仰慕他的书作,又因喜读乡人著述,方知《幻灭》中强连长的人物原型正是茅盾关爱过的如皋籍作家——顾仲起。乡人藏茅盾真迹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顾先生诗集的序言。上世纪20年代,经茅盾奖掖,顾仲起进入黄埔军校学习,后又参加北伐,创作诗集《红烛》。茅盾先生为此书作序。如今《红烛》已是难寻,那份序言手稿的下落,更无迹可求了。

一惜墨缘,二续乡缘,我总盼望着入藏茅盾先生的墨迹,即便是册签名书籍,也已心满意足。本世纪初,我去走访如皋老报人管维霖(1917—2010)先生,谈及自己的喜好。他连声叹息:如果是过去,这事不难。因为他的好友范泉先生是老编辑,与茅盾等名家,过从甚密。我听完,心中也叹:余生也晚,无可奈何人已去!2017年《中华读书报》更是刊出一则重磅“旧闻”:2013年,茅盾手稿拍出上千万的高价,后因手稿来源问题,终未成交,并引出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温故知“辛”:茅盾手迹身价倍增的消息,已是众

茅盾题眉的入藏与溯源

□彭伟

人皆知,我想入藏先生手书的路途,也就愈发“辛”苦了。

时至2018年春节前夕,书网上拍大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装帧材料,其中一件拍品为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(第四辑)的出版材料,其中有一份佚名毛笔题眉“当代文学研究丛刊”,剪开后,被贴在白纸上。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是1980年12月创办的名刊,题签者岂能是等闲之辈。仔细端详上拍图片,那字眼熟,有些瘦金体的味道,不会是茅盾的遗墨吧?我心里咯噔一下,即刻查找资料,1980年第2期《文学评论》上,刊有一篇《〈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〉创刊》: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近期内将创刊……每期约三十万字,16开本,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编辑部暂设北京日坛路六号文学研究所内,欢迎来稿。茅盾同志为该刊题写了刊名,冯牧同志写了《我的希望》一文,作为代发刊词。

果不其然,题字者真是茅盾

先生。我又寻来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第一期封面,反复比对,加上又有第四期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封面手绘图案、印刷图样、发稿单等原件一同上拍,最终确定拍品为真迹。幸好卖家疏忽,标为“佚名毛笔题签”,我觉得有漏儿可捡,心理价位定格在3000元上下。拍卖进入最后时刻,拍价已过4000元,我无奈留言恳请“各位大侠,手下留情”,岂料围观网友中,不乏高手,即刻招来留言:“原来是茅盾”“看来还是得靠钱说话啊”。本是套了麻袋的“肥肉”,瞬间赤裸裸地挂在城头,哄抢是不可避免了。短短数分钟,价格一路扶摇直上,最终我咬咬牙,出价近7000元,才终了心愿。

茅盾题眉才到手上,问题就深入人心。我又有考证藏品来源的癖好:是谁请茅盾先生题写这张刊名呢?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第一期上印的就是手头的题字,为何真迹会落入第四期的出版文件信封中呢?为此,我又买来前四期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,一探究竟

竟。只是创刊号上印有“封面题字:茅盾,封面设计:毛国宣,编辑委员:张炯、毛承志、吴重阳、张钟等”。其中前三名编辑委员的名字上加注星号,为此期执行主编。于是,我将“毛国宣、张炯、毛承志、吴重阳”四人列为重点,搜寻他们与茅盾先生的史料,可惜无果。

直到近来无意读到《张炯:我的文学学术生涯》,方才解惑。张炯,1933年生,福建福安人,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曾任《红旗》杂志编辑、《文学评论》主编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。他一直阅读茅盾的著作《子夜》等,尤其是《苏联见闻录》一书对张炯走上革命的道路,影响很大。在《红旗》工作时,张先生数次上门请茅盾赐稿、改稿。据文中追忆:

1979年4月,朱寨同志派我赴上海参加由上海师范学院筹备的当代文学研讨会……在上海召开的是第二次。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却使我卷入筹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事……同年八月在长春市

召开了有12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代表参加的当代文学研讨会……这次会议宣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,选出冯牧为会长……还聘请茅盾、周扬、丁玲、林默涵、陈荒煤、沙汀、贺敬之等担任顾问。会上还决定创办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……我回京后请茅盾先生题了刊名。

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的命运更为坎坷……编辑会议就在我家开。每期二十五万字。联系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经费也由该社负担。先是出版了三期大开本……又出了两期,这时出版社觉得经费负担不起,不愿再出。而当时国家每年给研究会的经费只六千元,研究会自然也负担不起出刊的费用,只好停刊。

上述两段文字,一段可靠,记录了笔者所存题眉正是张炯托请茅盾先生书写的。另一段记忆有误,从出版物来看,刊名并无“中国”二字,而且至少出过六期。前四期为16开,后两期因为经费不足,销路不佳,改为32开,由鹿耀世重新设计封面。正因如此,第四期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》是最后一次沿用茅盾的题字,于是在我购入的第四期出版文件信封中,才留下了先生的真迹!

新书架



《目光》
陶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陶勇医生首部文学随笔,是一个医生的沉思录和成长感悟。全书内容以陶勇医生的思想观点脉络划分为关于生死善恶、学习教育、从医选择、立世榜样等几大模块,同时穿插着他在四十不惑之时关于自我的思考,金钱观、价值观的剖析,关于信任和大爱,以及未来对盲童和科研事业的规划与展望。



《信》
[日]东野圭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父母双亡后,武岛直贵和哥哥相依为命。为了给直贵筹措学费,哥哥闯入民宅偷窃,却因盗窃杀人而入狱服刑。犯罪的分明是哥哥,无辜的直贵却因此失去了他的全部。十多年来,哥哥从高墙内写给弟弟的一封封满怀牵挂的家信,就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锁,禁锢了直贵的一生。直贵不禁自问:因为哥哥杀了人,所以连我也被这个社会抹杀了吗?



《沉石与火舌》
[瑞典]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
南京大学出版社

特朗斯特罗姆擅长运用各种意象,在通常互不关联的事物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,创造相遇的机会。其作品多短小、精炼,用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,表达诗人对日常生活与自然体验的非凡反思。本书收录了诗人自1954年以来出版的13部诗集,同时收录作者于1993年创作的自传《记忆看见我》及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。



《司马迁的记忆之路》
刘勃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刘勃从《史记》的叙述之中,还原司马迁的处境,理解他对许多事件的视角。在司马迁的见证下,汉武时期的儒臣、名将、酷吏、后宫、游侠、平民命运各异,他个人也成为舞台中的角色。今人可能怀疑司马迁的视角和书写不够客观,但一个生逢盛世的品格正直、才华横溢、感情充沛的优秀人类的私人记忆,也仍然自有一种打动人的心的力量。



《极乐鸟与蜗牛》
[日]涩泽龙彦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这是涩泽龙彦逝世30周年时,由日本河出书房重磅推出的特别纪念文集。本书梳理涩泽龙彦众多著作,网罗了以“动物”为主题的经典作品。打开这本书,就像进入了一家奇妙的动物园。内容趣味横生,又是一次对涩泽龙彦庞大书系的梳理,是进入充满魅力又眼花缭乱的涩泽世界的绝佳入口,也是无论新老读者都必须拥有的风格之作。

子非鱼

□汤凯燕

书名《鱼乐》,出处自然是庄子的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此书是由北岛牵头,共11位朋友,包括诗人、学者、译者、作家等关于顾城的回忆录。记忆碎片中11个顾城,折射着破碎又斑斓的光芒。

顾城,百度标签为“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,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”。照片中,他面目清秀,眼神明净,戴一顶标志性高帽子。关于高帽子有多种说法,顾城个头小,头发稀疏,正巧掩盖其缺陷,又可彰显诗人个性。顾城依据心情给予不同回答,在德国讲:“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,我就戴着这顶帽子,也就是说,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不过这顶帽子却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。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。它像我的家。戴着帽子,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。”有时更诗意,戴这个帽子,他的任何想法就不会从头脑中溜走。

即使没刻意读顾城的诗,也绝不会错过那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,恰如他写给好友文昕的那句“在灵魂安静之后,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”。所以20年后,仍有这么多人写文怀念他,又戚戚着他那惨烈结局。

百科简介是这样写的:1993年10月8日,顾城在新西兰寓所附近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下,谢烨随后不治身亡。

顾城与谢烨本是一段动人童话,1979年正值青春妙龄的两位年轻人在火车上相遇。诗人舒婷说顾城与谢烨两人对面坐着,顾城装着看报纸,把报纸挖了窟窿偷看谢烨。谢烨明明知道,却红了脸任他瞧。作家王安忆的版本是顾城买的坐票,谢烨是站票,顾城画画,画了一路,谢烨看了一路。总之两人一见钟情,顾城后来追去上海,面对谢烨家庭的质疑与非难,死缠烂打,抱得美人归。

爱顾城的,无论如何都爱他,爱他的纯真,爱他的孩子气,爱他诗歌的灵动,爱他的古怪,极力为他辩解。不喜欢顾城的,鄙夷他道德败坏,一男占二女,把他视为虐杀妻子的精神病人。

王安忆评价有两种人,一种如她,可以将虚实厘清,出入自如。另一种是顾城,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,信他所要信的,做也做所信的。她说:“他不是用笔在纸上践约,而是身体力行,向诗歌兑现诺言。”孩子们喜欢在沙土上建立城堡,幻想自己是其中的王子公主。顾城与谢烨将梦想变为真实,买下新西兰一个小岛,建造自己的王国。但是,谢烨曾留下这么一句:“在现代社会,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。”潮水漫上来了,城堡也便崩塌了。

让我们来撕开童话美丽的面纱吧。舒婷介绍,那一座岛,太阳晒到的一面全是岩石,背阴处

长不出庄稼。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电。他们养鸡,触犯法律,只得扑杀。顾城非现实之子,“呼吸的是云朵,愿望是歌声”。这具身体于他是累赘,一会儿饿了,一会儿渴了,他不得不去喂饱它。他努力与现实抗争着,表现得极古怪。不许谢烨剪发,始终保留初恋时的辫子。不许谢烨烧饭,必须遵循一锅熟的原则,将所有菜蔬放在一起炖。拒绝学外语,也不喜欢孩子,将儿子寄养在当地人处。性子活泼、适应性强的谢烨成了他的拐杖,他在人间的代理人,离了便无法生存的空气。

王安忆回忆顾城的文章在最后一篇,作为一个曾在感情上暗恋过崇拜着顾城的女性,情绪饱满,披露的内容更残酷。也许谢烨走了,想要过正常生活。为摆脱顾城,她处心积虑,将顾城的精神恋人英儿接到新西兰,试图移交对

顾城的责任。可是英儿仅待了半年便逃离了。“她们都想要顾城的精神,而把物质的顾城当成处不理品。”文听说。顾城失去英儿,又发现谢烨有了情人,“当我醒来,我只感到人心冰冷”。没有谢烨,顾城只有去死,但他为何没有选择独自离去,而选择带走谢烨?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团,就如他1980年写下的那首《遗愿》:我将死去/将变成浮动的谜/未来学者的目光/将充满猜疑/留下飞旋的指纹/留下错动的足迹/把语言打碎/把乐曲扭曲/这不是孩子的梦呓/不是老年的游戏/是为了让一段历史/永远停息。

王安忆说她差一点点怀疑,是不是顾城有意给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,以完成传奇。然而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,在反复转述中越来越接近八卦。“真相先是在喧哗,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。也许事情很简单,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断,也不下判断,保持对亡者的尊敬。”也许根本没有真相,顾城自己给出过回答:“他们想过了,做过了,安息下来。”

不知今夕何年。晨光透过窗帘,穿进屋子,照着植物的叶子,人的心角落。梦里那些真实的声音只留下水渍。不能听的了,统统都是业障,往迷途中勾引。我不要的了,还要替我换回来。想起昨天看到的句子: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。谁是江上的青峰?这谜语,比禅还玄乎。没有谁,会一直青在江上。众生想要的公平,最有可能的栖息地,是在疾病和死亡里。你不过是那个被提前喊到向前一步走的人。多么公平!请释怀。“歌已尽兴,舞已欢腾,情已珍重,爱已及时。”季节在尘世缓缓行走,我在草木的枝头,看到了深处。远处的湖水,闪闪发光。

大地生出许多凉意,那就点火取暖!我替这世上的人,打开这礼物,坐进世界深处。这世界,有疾病,有死神,不完美,不永恒,却被无数双手举着的火把照亮。你造出了,自己的火把。

了。盖因,处处感受到一个“老派”文人的襟怀和扎实的功底,且给人以启发。譬如,谈读书:“我也乱读书,一辈子都这样。大家吹捧的书我起先都找来读,好看的不多,虚名多。静静地躺在角落里的书反倒迷人,都是老书旧书,我于是学会逛旧书店,学会读人家不读的书。当然没读出什么大学问,小学问倒有,小高兴也不少,像寂静的街角忽然闪过一袭丽人,一盏灯那么亮。”“书读得不够多我从来不用担心。写作讲创意,书读多了阻梗创意,下笔尽是人家的牙慧,好不到哪里去。”谈人生:“我吃过寻觅之苦,起先焦虑,继而灰心,终于悬着尘封的念想。人生总是这样。”“阅世一深,处处是‘事’,顺手一拈,那是境界。”

在金风送爽的日子里,捧着这本《清白家风》,不由顿生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之感,且很少,恨短,拿起便放不下了。

书评

秋水文章不染尘

——读董桥《清白家风》

□陈健全

的先例的。几乎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自控的。谁不是奔命的人啊。等雪的人,先要等到北风。诱捕鱼群的人,先要点亮岸上的灯盏。你怎么知道,一条河流驮着碎瓷一样的裂缝日夜奔流,不是因为闪电的追赶。似乎唯有死,看上去才是可以控制的。但是死有什么用呢,我们需要的父亲,是能教会我们,怎么才能不再出生。正是你,用坚韧,用克制,掐灭了那些不确定的念头,不再让它们出生。死去的,是恐惧和无常。出生的,是温暖和克制。关于疾病、亲情、友情、阅读、旅行……你用你独有的视角,交代了身体的来路,存在的真相。是的,你是一只被开水煮过的虾,红得很漂亮。你配得上这

些苦难。生命太苍凉了,我们需要靠句子滴血认亲。写作,大概是我们仅有的支撑了,而我们又没有信仰。《大地生出许多凉意》不仅是一本取暖之书,更是一本克制之书。曾经读过一本很有名气的书,一开始被他那为山河披袈裟的情怀深深打动。到了后来,这个人矫情了。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吗,硬摁上去的苦难毕竟是硬摁上去的。那一点泡沫微澜的疼痛,根本就配不上那些比南方雨季还要盛大绵长,比呼伦贝尔大草原还要辽阔的哀伤。

苦难是黑色的,它是蹲着的,沉默着不发声的。尤其是,它绝不激滟。痛苦,不应当成为文字的花纹。家里人换掉了音箱里禅寂的乐音,五点半的早上轻轻响起前尘往事里爱恨情仇的歌子,睡梦里仿佛又回到快意恩仇的青年年代,听了好一阵的愁肠百结,想要往更深的地方躲进去。贪恋这年轻的心情,赖在声音里,不愿醒来。终究是会结束的了。或者被空白喊醒,或者被光喊醒。一时

桥字的用法和文字的表达,甚至遇到一些不懂的词语用法也去看董桥的书,看他是怎么用的。如此用功,怪不得董桥称道:“刘小姐谦逊,尊称我老师,我当然不配。她的才华遮都遮不住……”而《清白家风》乃齐白石大师的一幅小品,董桥以其为题,拿来先是作了一篇文章,尔后又作了集名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写道:“齐白石先生画白菜画鲜菇自辟笔路,越老越凝练,越清净,静静相对像读一卷清明笔记……齐白石发愤学裱画了七年,晚年给徐悲鸿、刘金涛看他少年裱的两幅画,徐悲鸿说‘三分画,七分裱,十分都让您占尽了!’家风如此,没有说的。”他接着又说:“文章要写得清清白白不容易,要苦练。”由此想来,这也是先生取此做书名的原因吧。

就这样,读着这么笔致摇曳生姿的文字,不知不觉就迷